

可能没人怀疑，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。就人生来说，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，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。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，但它是记忆的一个“老巢”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，都堆积在那里。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，所以也最难忘记。

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：“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。”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，回头一看，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。每当回想往事，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：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。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，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“日子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童年时光是最难忘怀的，所以它在人生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，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。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。

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。一是地理上的，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，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，直到上大学、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，甚至跨越大洋。另外是心理上的，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，要思考很多问题，人会在见识上走向远处。但在这两个方面，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。这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。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，被逐出之后就无法归来了，但总是要怀念它，在想象中回返它。中国古话讲的“叶落归根”，说的就是回返，是回到生命的根部。

童年记忆中的环境、气味、食物、声音和色彩等，总是植入深处，非常顽固。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，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韧的大概不会太多。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开头写到，把那种叫“小玛德莱娜”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，最早的感受就回来了，这就是气味的记忆。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“臭盐豆子”，长大了去城市生活，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。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，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。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，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，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。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把一个人拖回童年，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，更是精神、意识、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，它转化成实在的、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。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，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。

托尔斯泰说过：“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，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。”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，

出发和回归

□张炜



以及人的健忘。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，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，而是其他的意思。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，比如虚构作品中，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，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。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，为了避免对号入座，防止将作品简单化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再黏合，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“自传”。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第一笔从哪里开始？从童年。

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。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，从未废除这种观察。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，不好看，他要挣脱“外形”的局限，冲破生命的某种“界定”，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，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。这需要许多尝试。托尔斯泰、福克纳、拿破仑、

巴尔扎克，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，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，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，而在转化的过程中，将做出诸多匪夷所思的、不可理解的举动。

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小说《童年》，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，却是厚厚的一本书。他后来又写《少年》和《青年》，写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写了巨著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写了最后的那部小说《复活》。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，再回头再看他的《童年》《少年》和《青年》，会强烈地感到，他许多有关艺术的、世界的看法，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；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、格调，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。

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“童话”，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，但“童话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。不同的是，作品中的“公主”“老狼”“妖怪”之类角色，在不断地变换身份，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。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，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。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，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。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“社会意义”的文字，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、概念化的、标语口号式的，是缺乏诗性的文字。

作家难以超越童年。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，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，从他的童年开始。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，直到画上最后的句号。老年人最爱回想童年，所以变得更慈祥，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，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。作家下半生的任务，最常见的就是回忆。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，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。美国的马克·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，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，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，转而叙述其他；后来觉得无趣，还要继续回忆。直到去世前不久，他还在书写童年。他的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，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，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，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、山洞、小岛，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，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。文学，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、最复杂的一本“童书”，这本“童书”并不简单，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。

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，它叫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：“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/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/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，在那一天，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，/或者几年，或者连绵很多年。”

苏东坡对张耒的诗句有这样的评价，“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——《宋诗话辑佚》”，又赞誉他的作品“汪洋冲澹，有一唱三叹之声——《答张文潜书》”。而作为深受苏轼垂青与提携的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张耒一生都对苏轼充满感恩，在苏轼病逝于常州时，在颍州（今阜阳）做知州的张耒无法奔丧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身着丧服，向恩师与偶像致哀，并用自己的俸禄在寺庙修供，为苏轼祈祷。

这个春天，春满大地，无缘在春天自由行走的人们，读读张耒，或能隔空产生一些共鸣，曾经身在春天的张耒，心情也曾时不时地有些郁闷，但他用诗、用酒、用友情，来抵御着内心复杂的伤春情绪。

爱饮酒之人，在这个春天很想与张耒喝一杯，然后跟随他或者他的诗，去山川河流、田野森林当中漫游一番，吹一吹浩荡的春风，感受一下季节的美好。

春天已在张来的笔下永恒，我们的春天虽然在窗外一点点地流逝，但只要心中有诗，春天就不会走远。

大家V微语

讲自己

□周国平

●真正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，它不出声，不张扬，埋得很深。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，它仍然在工作着，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，直达人心。

●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。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，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，一生难得有几回。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。

●另一方面呢，我们无论讲什么，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。

妈妈 儿爱您

□人保财险 老周



2017年1月20日21时18分，妈妈驾鹤西去。三年多了，总想把对妈妈的思念定格在文字上，但怕触及内心的痛，随着又一个母亲节的临近，终于下定决心。

慈祥的妈妈，儿爱您！记忆中，没有您打骂儿子的印记，总是辛勤的满满的温情与疼爱。小时候半夜醒来，看到的是您永远在煤油灯下的缝缝补补、捉虱子拿虮子；哥姐们总想最小的我炒黄豆或者玉米粒，哪怕半夜了，您也会满足儿子小小的心愿；5分钱一串的糖葫芦非常奢侈，但儿子永远记得追买的快乐；步行30里路去姥姥家，只要儿子说走不动了，您就背着或抱着。

乐观的妈妈，儿爱您！记忆中，每次面临困境，您都乐观豁达勇敢面对。父亲在我小时候得过三次大病，大学期间曾问您当时害怕不？您笑着说“不怕，有毛主席、共产党，不会看着我们冻死、饿死”；父亲走的早，面对亲属对您晚年的担忧，您说“放心吧，我的儿女最孝顺”。

善良的妈妈，儿爱您！记忆中，您总是宽厚善待他人。村子有一孤寡老人，您和父亲经常让他到家里聊聊天，做豆腐也请上；您总跟我们说，舅妈强势，但也是个苦命的孤儿要多加理解；在我大学刚刚毕业仅能给您有限的生活费时，您就攒足了700元给盖房子的侄儿。

感恩的妈妈，儿爱您！记忆中，您总是亲情满满、乡情浓浓。您总是跟儿女说，不管是谁，人家的好要永远不能忘记。在我们家没有一分钱但不得不建房时，是大姨家、二姨家、叔叔家出钱出物，乡邻们出力；在父亲生病我们又小的非常时期，村里的李国章等姨父关照我们，年轻人劈柴、挑水帮助我们。这些，儿子都记住了。

妈妈，您的品性，也让您收获了幸福与快乐！您走过了90个春秋，您的孝道得到传承，您大儿子冬季早早点起炉子，端上热呼呼的鸡蛋，两个姑娘是村子里频繁回娘家的人，您的孙辈们环绕膝下总说是沾沾您的福气；您的侄儿、侄女、外甥、外甥女，无论远近哪怕再忙每年都来看您；您心思细腻的希柱外甥，每次买遍各种口味的水果、点心和鱼让您品尝，还端坐炕上陪您玩小牌；送别您的头天晚上天寒地冻，但乡邻们特别是80多岁的李国忠姨父也为您送上最后一程。妈妈，这些非常令儿子感动，也映照了您的为人、您的幸福。

妈妈，儿子永远爱您！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峰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专供报



春天到了，外面已是姹紫嫣红，呆在家中未免有些坐立不安，北方的春天很短，一不小心就错过了最美的时候，四季各有令人着迷之处，可毕竟错过春天的遗憾，要大过其他季节。

我书房里挂着一幅字，是作家杨葵兄所赠，上书“扫花坐晚凉”，为宋代诗人张耒所作。“扫花坐晚凉”这句诗实在是好。不信你看，仅仅五个字，就包含了两个动作“扫”与“坐”，讲清楚了时间与温度，分别是“晚”与“凉”，地点也说得很明白，花是落在自家院子里的，自然作者坐的地方是在花树之下，坐的是什么呢？无非凳子或椅子，此情此景，还需有一杯茶相伴。

不过张耒或许喝不进茶水，因为这句诗还有上一句，“漱井消午醉”，意思大概是说，中午喝的酒，醉意未去，用井水漱漱口，用来醒醒酒。古时井水甘甜，张耒若是渴，漱完口顺便饮下几口井水是很好的选择，冰凉的井水也能消除胃火。

我一度误认为，张耒诗句得自秋季，毕竟秋季才是落花时。实则不然，后来找

文史杂谈

春天的张耒

□韩浩月

张耒全诗《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》品读，才知道张耒大概率是在春夏之交扫的花。春花落地，要么是开得最早的迎春花，要么是有场较大的风或雨急骤来去。春天的暖或凉，都令人舒适，扫花劳动一下，身上微微出汗，坐下休憩一会儿，或是人生一大享受。

张耒对春天情有独钟，《张耒集》就收录有《感春十三首》，整整齐齐，漂漂亮亮，能给一个季节写这么多首诗，也算高产。《感春十三首》里佳句颇多，比如“晴霞送斜日，历历星已布”“折彼晓枝花，嗅此凝露香”“娟娟屋外杏，顾我如窥墙”……随便摘两句用毛笔写出来，都有很强的代入感。

苏东坡对张来的诗句有这样的评价，“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——《宋诗话辑佚》”，又赞誉他的作品“汪洋冲澹，有一唱三叹之声——《答张文潜书》”。而作为深受苏轼垂青与提携的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张耒一生都对苏轼充满感恩，在苏轼病逝于常州时，在颍州（今阜阳）做知州的张耒无法奔丧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身着丧服，向恩师与偶像致哀，并用自己的俸禄在寺庙修供，为苏轼祈祷。

这个春天，春满大地，无缘在春天自由行走的人们，读读张耒，或能隔空产生一些共鸣，曾经身在春天的张耒，心情也曾时不时地有些郁闷，但他用诗、用酒、用友情，来抵御着内心复杂的伤春情绪。

爱饮酒之人，在这个春天很想与张耒喝一杯，然后跟随他或者他的诗，去山川河流、田野森林当中漫游一番，吹一吹浩荡的春风，感受一下季节的美好。

春天已在张来的笔下永恒，我们的春天虽然在窗外一点点地流逝，但只要心中有诗，春天就不会走远。